

華藝出版社 苗長水 著

你渴望了解：血火迸濺險象環生
的戰爭風雲嗎：你憧憬堅韌而
沉重平凡而輝煌的軍旅人生
嗎：你對博大而深邃敏感
而多情的軍人的心靈世
界有興趣嗎：請傾聽
來自12位軍旅作家
心中的吟唱



苗長水，1930年生于山東，
1947年入伍。1954年考入軍藝文
學系，1959年畢業調入濟南軍
區任專業作家。發表小說《季
節橋》、《冬天與夏天的區別》、
《染坊之子》、《非凡的大姨》、
《戰后紀事》等近二百余萬字。
作品被譯為英、法等國文字，
曾獲全國優秀中篇小說獎、莊
重文學獎、十月文學獎、青年
文學創作獎。

染坊之子

中國當代著名軍中作家精品大系

ZHONG GUO DANG DAI ZHU
MING JUN ZHONG ZUO JIA JING PIN DA XI

線 色 風 景 這 邊 獨 好

染坊之子

苗長水 著

華藝出版社

(京) 新登字 124 号

书名: 染 坊 之 子

作者: 苗 长 水

出版: 华艺出版社

发行: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

印刷: 化工印刷厂

开本: 787×1092 毫米 1/32

字数: 216 千字

印张: 10.5

版次: 1993 年 12 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印数: 00001—10000 册

书号: 7—80039—879—0/I·385

定价: 7.30 元

出版说明

改革开放以来，在小平同志文艺思想指引下，军队文学创作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景象。众多老中青作家以饱满的激情、新颖的手法和独特的文学样式，讴歌我党我军的光荣传统，颂扬军队现代化建设的新人新事，创作并推出了一批在当代文学史上极有影响和价值的文学佳作。为展示军旅文学的新景貌，我社将出版由王蒙、徐怀中、冯骥才主编，冯牧作序的《中国当代著名军中作家精品大系》。该套丛书首批选用了12位作家的创作精品，每位作家一集，每集20万字左右，包括中短篇小说、报告文学、散文和文学评论等几种主要文学样式。

为促进军旅文学创作，不断推出军中文学新人，今后，我们还将陆续出版军中作家的优秀作品，希望军内外广大文学名家和爱好者给予热情的关注和大力支持！

序

冯 牧

值此《中国当代著名军中作家精品大系》(首批12种)即将问世之际,华艺出版社的同志们希望我能说点什么。我想,为军事文学的发展推波助澜,对我这个“老兵”来说也是责无旁贷的。

从30年代末到50年代初,我的比较青年的一段时光正是随着人民军队迅速成长壮大的足音匆匆走过。戎马倥偬中经历了许多惊心动魄的、雄奇壮丽的、虽然平凡但也给人留下了或美好或严峻的人生印记的历史时刻。在那个年代,我和我周围的许多人都曾情不自禁地拿起笔来讴歌这支可爱的人民军队和她所进行的伟大的民族解放事业和祖国建设事业。其中不少我所熟识的同志此后都成为了卓有建树的军事文学最初的拓荒者。部分地由于这些原因,几十年来,我一直对军事文学保留了一份独特的深深的情感。

如众所知,五、六十年代之交,我国的军事文学创作迎来了一个大面积丰收的辉煌时期。一批战火中成长起来的部队作家写出了一批反映革命战争历史画卷的长篇小说,并以其激昂的旋律、饱满的情感和扎实的生活积累塑造了众多的

英雄人物形象，赢得了极为广泛的读者。它们不仅标志着当时军事文学所可能达到的高度，而且还当之无愧地代表了当时整个当代文学的较高水准。这些作品虽然不可避免地带上了时代的烙印和历史进程所造成的思想局限性，但今天回想起他们当初的巨大影响来，仍然是令人激动和难以忘怀的。这些军事文学的拓荒者的业绩及其创造出来的具有开创意义的传世之作，毫无疑问地将成为重要的篇章永远记载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之中。

但是尽管如此，凭心而论，纵向比较而论，军事文学更加全面与深入的发展与繁荣却是在新时期中得以实现的。这不仅表现在创作队伍从量到质的大幅度的提高——一批老作家重振雄风，宝刀不老，笔耕不辍，精进不已；一批新人更后来居上，青胜于兰，给军事文学贯注了勃勃生机和逼人锐气，借用一位军旅评论家的话来概括，到80年代中期就已然形成了“两代作家在三条战线（历史战争、当代战争、和平军营）联手作战”的鼎盛格局。而且，更为重要的也许还在另一方面——在反映军旅生活的深度和广度方面，在表达技巧的多样和创新方面，都挣脱了许多羁绊与桎梏，较之五、六十年代有了不可比拟的革命性的突进。涌现出了一大批脍炙人口的名篇和才华横溢的优秀作家。部分作家作品甚至已经表现出了努力与世界战争文学对话的企图与追求。军事文学再度成为当代文学一个独具特色和无可取代的组成部分。并为整个新时期文学的进步作出了令人钦敬的重要贡献，屈指算来，新时期军旅文学至今已走入了它的第15个年头。当此之际，华艺出版社以一种战略眼光和气魄隆重推出以活跃于这十余年间的一些作家作品为主体的《中国当代著名军中作

家精品大系》，我以为是具有深远意义的——它既是对新时期军事文学优秀成果的一次系统回顾，更是对老中青三代部队作家中坚力量的一次集中检阅。仅从首批12种书来看，这一特色已十分明显，既有三代作家中的佼佼者，又包括了小说、散文、报告文学和文学评论等主要文学样式。（说到文学评论，我不免要多说两句。由于评论“市场”小，目前所见到的各种“丛书”一般都少有收入“评论”者。因而华艺此举更见其不俗，一是编者动机不纯然为了“经济”效益；二是编者眼光独到，正如主编之一徐怀中所言：“不妨说军事文学批评与创作已经形成了一种对称的‘两翼’格局，至少理论批评已经成为不可或缺的一翼。它对新时期军事文学进军所起到的呐喊鼓吹、推波助澜以至点拨引导的作用是谁也不能抹杀的。”）总之，这套丛书的编辑与出版，在军事文学发展史上，称得上是一项创举，也是一项文化建设的系统工程。我相信，这一艰巨而繁难的创意与劳作是一定会得到回报的。

我说的“回报”决不仅仅是指的“经济效益”——虽然这在目前很重要，甚至被一些人夸大到了唯一价值尺度的高度。唯其如此，我才更加赞赏“大系”的选择。在商品经济成为当今的时代大潮之际，严肃的文学事业更需要严肃的出版家的理解与支持。“大系”的适时出版，从最切近的意义看，无疑将可能在稳定与激励军事文学创作队伍的军心和斗志方面产生积极影响，加速当前军事文学的艰难启动，从而早日走出人们所忧虑的“低谷”进入新的足以使一切有志向的作家们纵横驰骋的开阔地带。

不久前，我在长篇小说《白鹿原》的讨论会上针对当今文人“下海”现象提出了一个说法：叫做“与其下海，不如

攀登”。在此，我想以一个部队的老兵和一个文学战线的老兵的双重身份，重提一遍这个说法；与其“下海”，不如攀登——攀登军事文学的珠穆朗玛峰。并愿以此和一切有志于中国军事文学事业的朋友们共勉。

一九九三年八月于北京寓所

作 者 的 话

我觉得自己属于性格上比较放松的人。比较紧张的学业我只上过六年，从小学一年级到六年级。赶上“文革”虽然也倒霉，但回想当时也是一种放松。现在我的儿子正在上小学三年级，看见他从早忙到晚，就想起我那六年，熬下来也真不容易。作业做不完放学就得留下补，考试不及格一个暑假都玩不痛快。儿子现在对我说，他就盼着白天短黑夜长。我问为什么？他说白天短了上课时间短。

比较紧张的部队生活我有过三年，两年战士一年班长。这三年使我在规范、容忍和名利方面获益最大，变成个好士兵，但代价是那种挺难忘记的盼太阳落山的心情。过后当报道员和宣传队员的生活又放松了，从不盼太阳落山，太阳落山也不怕再升起来。就这么养成了昼夜不分的放浪习惯，学着当作家，感觉上一直比别人文化水平高。1983年考函授大学，正好在我“文革”时上中学的教室，监考人正好是我班主任的老伴儿，他可能还认得我，虽然我穿了军装。我却压根儿不认得那些数学考题，坐满半个小时就出来了。我想我们班主任那老伴儿可能也不会笑话我，如果他还认识我，就知道我也用不上高等数学。

现在的生活颇有点现代紧张，电话、电视、汽车、飞机、大哥大、BB机、电脑、吃饭、开会、跳舞、端正思想、挣钱

……，这么多的生活压着我们，一个人分成三个都赶不上，既满足又不太适应，有时反而觉得复杂得没意思，活着到底是为了什么？文学也有痛苦的，也有放松的，沉重者令人尊敬，潇洒者叫人眼红。

我有位超凡脱俗至今尚未娶妻的小学同学，他在一家工厂守夜，为了得静夜练习书法。他告诉我一句格言：时代不等于历史。我想他是说有大志的人必须得超越时代。同学们都戏他娶妻，认为他要追求的那种女性在人类历史上还没出现过。唯独我认为他值得敬佩，真正言行一致有超越精神。因此我在一次聚会上受到几位老同学的批评，他们的批评比较婉转，含义是我的这种赞扬缺乏道德标准。

确乎如此，我当不了单身汉，似乎我们敬佩的大作家终身未娶未嫁的也极少，要么为爱情殉难，有的还结两到三四次婚。我也不太敢放弃现实利益追求精神境界。有时有点勇敢念头儿，但被红尘中的念头儿一勾，就灰飞烟灭。不至死地不后生，虽然也就有点刚够喘气的立锥之地，就没了那份儿再前进一寸的勇气了。但文学离开独立性格和创造品质没有出路。一个人活得不庸俗，就得做一两件类似当光棍汉的事；写作要不庸俗，就得想法写一本扔进酸碱池也不溶化的书。我是这么想。而一个人的心、手、脚之间的配合往往很难密切。时常觉得超越了，一睁眼还是踩着别人脚后跟。

有这种体会是不是在进步？

一九九三年五月

目 录

出版说明	(1)
序	冯 牧 (1)
作者的话	(5)
在南部扫雷	(1)
非凡的大姨	(100)
水杉树	(139)
染坊之子	(204)
我的南温河	(267)

G00037/28

在南部扫雷

公元1991年6月11日的上午，位于曾经是中越过境战争最激烈持久地段上的中国舟打边防站，突然响起了敲盆打碗的欢乐声响，这是这里的几十名边防武警官兵在庆祝自己十年坑道生活的结束。十年之间，舟打边防站上空的中国国旗被越军炮火炸落，有四名战友为保护国旗牺牲。其中一名差两天不满18岁的战士，被一发重炮弹炸飞，只剩一只肩膀、半只脚、十来斤肉。从那时起他们就住进了猫耳洞，创下了住猫耳洞世界之最，比轮战部队住得还长。十年之后，他们重又钻出地面，修复了废墟中的站舍，升起红色的国旗。

1992年新年刚过，由中国有关方面官员主持典礼，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舟打边防站自即日起恢复工作，舟打边境口岸恢复正常通行。第一天，即涌进四五千越南人，车载人携，带着他们的草药、辣椒和大米，换回中国的啤酒、电池和工业品。而且他们很喜欢使用中国的人民币，如同中国人喜欢美元一样。

对于这方面的消息，中国国内新闻媒介没有很突出的报道，内地的老百姓几乎不知道，现在这也不算重要的新闻。但身临其境者还是会受到感动，你看到那么多的越南人，老老少少男男女女，通过正式的入境关卡进入中国，兴高采烈地在街上购买、参观，你的心里就会有一种说不出的感觉。

更何况江水中那座在战争中炸毁的钢桥还沉在激流中，山上还有永久性的钢筋水泥工事，虽然两国的正规作战部队早已从这些工事中撤出。当年的友谊公路还没有完全修复，公路两边，一直往那些高山上延伸；在战争中那叫不同名称的高地，还有成千上万上百万或可能上千万的地雷，各种型号的前苏联制造的、越南制造的和中国制造的反坦克或防步兵地雷，仍在毫无表情地躺着，观望舟打街上复兴的繁荣。

在谈判中越南代表恳切要求，桥梁以及他们那边的公路，都请中国帮助重新修筑。中国方面答应得很痛快，因为这不仅考虑到越南人民目前的困难，更重要的是将来要和越南人民做更多的生意，中国的经济要走向东南亚，中越边境口岸是中国西南部边境最好的陆上通道。筑路修桥，越南方面少出一点钱有个象征就行，中国可以派人，出钱，出技术。排雷问题尚未达成协议，但中国方面不会等待，先由边防站的同志买了几百只猪羊牛，踩出了基本的通道，保证了恢复口岸时不出大问题。然后一支装备不精良的陆军工兵的地爆分队到达位置，大规模排雷任务即由他们担任。

如果谁有一张 1985 年前后的老山前线作战地图，就知道这是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完成这项任务的分队长岩鸣对于地雷排除以及工程爆破是个外行，让他前来担任大规模排雷的地爆分队领导，仅是为了完成更上级的领导交给的一项任务。领导也不是毫无顾虑，岩鸣只有一只眼，另一只眼是高级化学材料加工出来的假眼，淡蓝色的，不像东方人的黑黄色，而且不管事。管事的黑眼珠在这个战场上被炮弹的冲击波弄瞎了。领导说：“派你去排雷真有点不恰当。”岩鸣回

答：“太恰当了，我对越南人民的感情很深。”

他们的几辆卡车在傍晚抵达边防站，傍晚的边境景色尤其美丽静谧。坝子上的水牛在水田里徜徉，山坡上橡胶林的叶端浮起一片红色，好像夕阳在照射，而夕阳已经落山。江中的沙洲上却还有沐浴的傣族姑娘，水中的乳房，看得很清楚又不很清楚。村寨的竹楼木屋，头顶芭蕉踏菠萝，竹楼下好像是瑶族男人和女人在尖声对歌。舟打街上门厅向外的饭馆，吃饭喝酒的客人攒动，有人说今天过来不少参观的越南官员。地爆分队的卡车从街上驶过，并排行驶的就有挂越南牌照的陈旧苏式货车。

这一切岩鸣都不认识了。打仗的时候舟打街上只有几堵炸剩的断墙，好像以前根本就不是个镇子。山上的橡胶树也因为没人割胶而憋死了，活着的七零八落。那时也没觉得还有这么多水田，还有水牛、人、村寨，都像突然出现的。

来的路上有弟兄买木瓜吃，他被木瓜的味道搞得晕车，谁一提木瓜两个字，他就晕车。好在他名字像少数民族，却是纯种的汉族，打仗那时候也没留心木瓜的味道，只见长得挺好看，没想到蜜味这么重。

这儿的一切都不再是战时的那种肮脏死亡的气氛了，变幻得好像奇怪，但又不是绝对的和平的田园诗，岩鸣没法肯定现在感到的是什么。

他在晕车时就不断摸摸兜里的一组明信片，都是今年的有奖明信片，战友和朋友寄给他的，上面盖着不同地点的发行纪念戳和可能中奖的号码，一共是10张，都是这个，发财的幻想而不再是美丽的祝辞，等幻想破灭或实现了再换成美丽的祝辞。还有件事挺高兴，正在播着的北京电视台拍的

《编辑部的故事》，弟兄们都喜欢得不得了，比外国电视连续剧还好，不知道边防站还能不能看到，这就是1992年元旦之后的高兴事之一，好像总该有点高兴事似的。但也有令人继续愤慨的事，比如世界杯足球预选，中国的足球又没戏。这令许多中国人深感足球是一项魔法很强的体育运动，太难琢磨了，倒不是失望。

唯一变化不大的是这里的草，垂下来的凤尾草，比北方薄荷高得多的草。这些草让他随时会感受到一个人的呼吸，就在耳边，热乎乎的有节奏的起伏着。

这呼吸让岩鸣分队长能立刻进入白日梦境，回想起一次白天越过阵地去捕俘，在春节将近的一个雾天。那次还真弄到一个活的，像小熊猫似的一个小个子越军，一个人在洞里。本来没想到这洞里有人，林森在里面喘着气一声喊，他们立刻扑进去，把小家伙按住，摀耳，蒙眼，堵嘴，扒光衣服。连续动作都是熟练至极的，以免俘虏清醒地留下可以自杀的东西，中国人已经谁都知道捉一个活的越军和捉一个活的共军一样难。但是在抬起来来回跑时，不知是谁猛然撒了手，叫一声“坏事”。这时岩鸣也还没搞明白，小家伙已经从揍昏中醒来，翻身要跑，光光的身上很脏。林森用整个身子死死地把他压住了，抬头喊道：“乱套了班长，是个女的。”

女的就该压吗？但他又一想，女的才得压住，没处抓弄，还有可能乱军心，这是在敌人阵地下面。没有别的办法解决问题，雨衣也没带，没东西包住，只能再给她穿上衣服。必须给她穿上衣服，他当时只是下意识的如此果断地想到，这种下意识可能是由中国士兵平时严格的防腐化奸情法制教育养成的。一边拿起那些衣服一边命令林森：“再封她一拳。”

小姑娘的反抗精神很强，没有衣服也敢于挺身而出。林森的拳狠。终于使她再也没劲扑棱了。他们很费事地把衣服给她穿好，再捆住，往回抬，路上也特别多费周折。当胜利地跨进自己的战壕时，却发现姑娘已经死了。那一拳封得太重，还是把她当成小伙子了，又造成一次失败的俘虏。

后来他们在这儿听过越南广播里的一支歌，类似中国的“歌唱王二小”，二月某日的那天早上，敌人来到那个山岗，抓到那个美丽的姑娘，姑娘被他们扒光了衣服，却仍勇敢不屈地搏斗，最后壮烈地牺牲在山岗上……越南人民的感情看来跟中国人民极其相似，像兄弟俩似的。

问题是从那以后林森的精神状态出了问题，每逢政委给部队上战地法律教育课，他就千方百计想去出公差，逃避听课，他以为自己犯了强奸罪。岩鸣给他解释什么是强奸，两性关系是怎么回事，他的行动和那种事差距还很远。但他越发怀疑岩鸣在骗他，夜里睡觉的喘息特别粗，不是呼噜，像睡不着，喘气困难。床单上偶有污迹，处理得也相当鬼祟，不敢随便留下“地图”。

好在是他现在来不了了，他现在也当经理了，自己驾驶一辆进口发动机的大发微型车，手里提着一部大哥大，远隔千里万里向岩鸣致问候。他的大哥大号码，据说除了深圳和香港的两个住址是某嘴某座地下多少号的朋友知道，再就是岩鸣知道。当岩鸣告诉他：“又叫我到前线排雷。”能感到他对前边的事仍心怀忧虑，拿着大哥大深感意外，想了想，才出声：“你怎么还对地雷感兴趣。”听岩鸣说：“任务。”他用很淡的调门儿说：“现在没人对地雷感兴趣了，当心你的那一只眼吧。我们只对朋友感兴趣，再就是发财，聚会，互通有

无，活得更自由。”岩鸣有点生气：“你够自由了吧？舒服吗？”“还不太够，”他嘿嘿地笑，“不过现在跟你这样的人说不明白，当初你要是不当了英雄多好。你最大的失误就是当了英雄，现在瞎了一只眼还得背着英雄的包袱。有机会赶紧甩掉，把什么都读作零，会比英雄活得更痛快。”

好像世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朋友们之间也开始不断使用这种放肆的挑衅性语言了，但林森从前不这样，所有的话都仗义、体贴，句句入耳。为什么呢，或许因为他碰到的挑衅性太多，也变得越来越没法客气。

舟打边防站长好像架子很大，仰坐在沙发上不肯抬腕，但却频繁地将三五牌香烟一根根抛向他们这几位正规军。他很黑，瘦高，中校武警衔，摩梭族，说话很难懂，又不肯轻易开口。岩鸣连问了几句话，他都毫无表情地回答：“不知道。”那种很重的地方口音把不知道说成不该道。但好像也是听不太懂岩鸣的湖北口音。就这样僵持了好长时间，他才用工作的口气问岩鸣：“你打算什么时间把地雷排完？”

岩鸣已经很生气了，他想这家伙肯定因为自己仅持个上尉军衔才这么傲慢，省长来了他会坐在那儿不动弹？会什么都不知道？王八蛋才相信呢。而这后面的一句问，按汉族的习惯理解，好像就等于说：你什么时间离开这里？

因此岩鸣一边抽着三五烟，一边很不情愿，故意回答：“这个问题我也说不清楚。”他的心里却猛然响起林森的大哥大上的又一句话：“你对冬季奥运会不感兴趣吗？到了地方夜里11点以后打开电视机，收中央一台，看看吧，人类已经发展得多么美妙。看看女子速滑世界冠军那姿势，那腿上有肌肉，那简直不像人，像人里的骏马。”